

 译文纪实

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

汤姆斯河

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Dan Fagin
[美]丹·费金 著
王雯 译

2014年普利策奖
最佳非虚构图书
蕾切尔·卡森奖
最佳环保图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 书名：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
- 作者：（美）费金（Fagin, D.）
- 译者：王雯
- 责任编辑：王巧贞
-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 联系我们：hi@shtph.com
-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诚挚地献给
阿莉森、安娜和莉莉；
同时献给路易·列维·罗伊斯曼，1938—2008

序幕 等待

迈克尔·吉利克几乎不用知道过到了哪一天，需要的时候他看看他的药盒就行。它有一个小手提包那么大，分成七个区，每区对应一周中的一天。一个区又被分成几格，每天迈克尔要取五次药：早上七点，正午，下午三点半，八点半和晚上十一点。（为了防止遗漏，他在手机上设了时间提醒。）每周，迈克尔或者他的母亲例行地补充手提包中的药品，这仿佛是将他们用药片做成的沙漏翻转了一次。

每周，他要数出一百三十八片药：粉色小药片是吗啡，用来止痛；黄色的类固醇，调节免疫系统；白色的苯巴比妥，抑制癫痫；蓝色椭圆形抗组胺，抑制头晕和恶心。另外还有抑制烧心的兰索拉唑、降压药萘多醇、调节消化不良的乳酸菌素片。迈克尔一天三次服用强力降压药酚妥拉明。几年前，制药厂——当时的名字还叫汽巴-嘉基（Ciba-Geigy）——终止了酚妥拉明片剂的生产，从那以后迈克尔只好大量囤积这种药。

迈克尔和父母住在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一条背阴街面上的农场式平房中。他很少出门。他很喜欢电影，但去趟影院对他来说太艰难。陌生人会指着他说：“哦，多好玩儿啊！”还有一个人捏过他的脸蛋。十四岁时，有一次他在一个大厅里寻找洗手间，一个女人问他为什么没有母亲陪着就到处乱跑。他试过出去约会，结果不好。在他十六岁的时候，迈克尔疯狂地爱上了一个送报的女孩。每天早上他都在卧室的窗边看着她。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试着要跟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盯着地板。后来他明白了，他不想看到她望着自己。

迈克尔生于1979年，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身高四英尺六英寸（一点四米），体重大约一百磅（四十五点四公斤）。

如果迈克尔有工作，或是上过学，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衡量时间的流逝，而不是用他的药盒。他试着去过一学期的社区大学，期末成绩全A，他绝对够聪明。但家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上学对他压力太大，出去工作更不可能了。所以迈克尔一直待在家里。通常他睡到中午起床，下午看肥皂剧，做运动（他喜欢做轻量级举重），拨拉两下吉他，然后在晚饭后几小时几小时地玩电子游戏或者看职业摔跤。

他是个夜猫子，但他有自己的理由。醒着看电视到凌晨三点比躺在床上睡不着强多了。他有两个铁打不动的噩梦，一个是他站在卧室的窗边眼看着家里的狗冲到街上被车撞死，另一个的情节出自他钟爱的恐怖电影和幻想游戏，只是更加恐怖：梦里一个丑陋的浑身是血的男人在滚滚雷鸣中挥舞着一把大刀，闪电划破夜空的一刻他告诉迈克尔：“我会永远跟着你，最后来取你性命。”然后这个恶魔当着迈克尔的面一个一个杀掉他的父母和哥哥。在迈克尔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经历了一个特别恐怖的夜晚，于是他妈妈请了一位警方的画像师来，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梦里的这个人，但这没什么用。那个可怕的魔鬼说的没错：他一直没离开过。他的名字叫“坎先生”，后来他和他母亲把名字的音节倒过来以后才明白这名字是什么意思。^[1]

迈克尔·吉利克人生的根本问题在于他的癌症，那是与生俱来的。三个月大时，他被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一种在神经系统中快速发展的肿瘤。从发现时疾病发展的情况看，他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就已经饱受折磨了。医生告诉琳达和雷蒙德，迈克尔只有一半的机会能活到一岁生日。十几年过去了，死神迟迟未到，但活下去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肿瘤夺去了迈克尔左眼和左耳的全部功能，破坏他的平衡感，扭曲了他内脏的位置。类固醇药物抑制了他的成长，使他脸部浮肿，化疗削弱了他的心肺功能，破坏了胃黏膜，还在侵蚀骨骼，一走路就疼。小的时候迈克尔很敏感，谁碰他一下都会疼得叫出来。现在，状态好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只是感到筋疲力尽，喘不上气和恶心。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几乎不能移动。尽管目

前看来他的治疗措施控制住了肿瘤，但没有医生敢说他打赢了这场战争。

迈克尔没有体验过其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没有深陷在自己的痛苦中难以自拔。小时候他偶尔会质疑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后来却深信来世和上帝的公正与仁慈——尽管在他自己的人生中这方面的证据少之又少。他给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加了些新思潮的作料，尽力不让自己消沉，比如相信水晶的治愈能力（有时他会在脖子上挂上一块）。他说：“到了晚上你还活着，那这一天就算不错——就算电视节目不好看。晚上有摔跤看，那这一天就不错。人们把活着看成理所当然，这不对。”他母亲组织了个癌症互助小组，当她让他去跟新确诊的患儿谈谈的时候，迈克尔总是下足了功夫让自己看上去更乐观些。

只有他父母和少数几个朋友知道迈克尔的坚忍背后的秘密：他在等待。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永远无法恢复健康的现实，但他还有另一件迫切期待的事情——有时对它的期待更甚。他盼望着恶有恶报。从他记事起，迈克尔就非常确定——这种确定他解释不清，只是拍着自己布满瘢痕的胸脯说“我打从这感觉到了”——某些东西，某些人，应该为他的癌症和他痛苦的人生负责。多亏在他的家乡汤姆斯河发生的一系列了不起的事件——这其中迈克尔和他的母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谁应该为此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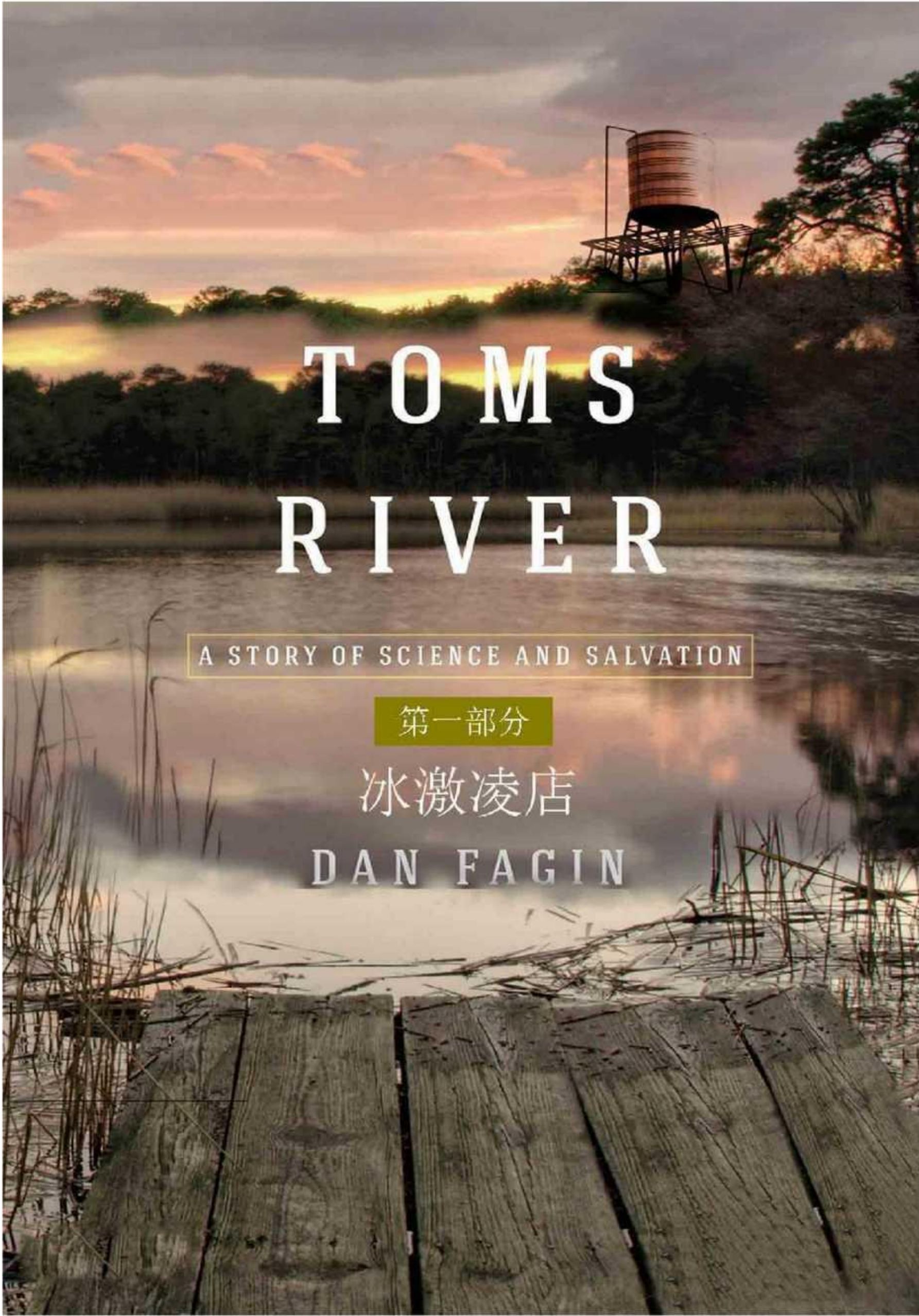
多年以后，迈克尔回忆说：“小时候，当我第一次听说我的癌症可能来自哪里时，就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抗争，亲眼看到他们接受惩罚。’我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惩罚’这个词，所以当时说的可能是‘我要报仇’。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们还在等待，决不放弃。目前看来，还有很多事有待发掘，一旦揭开，那将是爆炸性的。”

迈克尔已经等了很久，他还将等待下去。在远到纽约和费城医院里那些昏暗的病房中，他和母亲遇到了几十位同样来自汤姆斯河镇的罹患癌症的小孩子——他确信，这绝不是巧合。这些人中很多已经离开，永远地离开了，但迈克尔还在，他在等待。他在律师事务所里坚持参加了数百个委员会会议、记者招待会、战略研讨会。

他等待着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科学调查结果，其中一项特别重要——这项调查要验证他和他母亲是不是错了，他们是不是情绪化的，是不是在臆想。那些“专家”们怕是要大吃一惊了吧。

起初，迈克尔和琳达一无所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变得无所不知。和很多人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素未谋面——吉利克一家协助揭开了汤姆斯河镇的秘密历史：漆黑午夜的偷排，光天化日的欺骗，公司的贪婪和政府的忽视，这是一部黑暗编年史。他们与周围邻居的恐惧和偏见斗争，最终受到人们认可。现在迈克尔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的最终目标，就看他能争取到多少时间，真相终将浮现，他可以再等下去。

[1] 坎先生在原文中为“Sir Kan”，其英文发音颠倒后即与cancer（癌症）发音一致。
——译者



TOMS RIVER

A STORY OF SCIENCE AND SALVATION

第一部分

冰激凌店

DAN FAGIN

第一章 海盗

关于汤姆斯河镇的第一个未解之谜是，如果“汤姆”确有其人，他究竟是谁？可能是探险家威廉·汤姆上尉，他在1664年参与了将荷兰人赶出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的战斗，然后靠做大英帝国的收税员发了家，辖区在刚成立的新泽西州的南部荒野。也可能是一个叫“老汤姆”的印第安人，他在独立战争期间住在河口附近的悬崖上，同时刺探美英两国的商船，谁给他贿赂的钱多就给谁情报。

住在汤姆斯河镇的人们以无穷的想象力创作了自己中意的故事，在他们的版本里，没有重税，也没有贿赂。尽管有人质疑其真实性，但故事被铭记在公园牌匾上、地方志中，甚至出现在有点顺口溜性质的广为流传的小镇《老民谣》里。^[1]在这个故事里，大约在1700年前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卢克的人独自去往新泽西州中部的茂密松林，在海湾附近一条小河的北岸定居下来，后来这条河以他的名字命名。此人与当地土著相处融洽，被称作汤姆·帕姆哈（德瓦族语意“白人朋友”），后来娶了酋长的女儿，安公主。

当初他们的小屋所在的位置现在延伸成了镇子的主路，路的尽头是一家银行，曾被称为汤姆斯河第一国民银行。在破产之前的十几年中，第一国民银行随意放贷，使得小镇迅速扩张，1991年，银行在几百万美元不良房地产贷款和储户的疯狂挤兑中破产。它的倒闭蔚为壮观，无可质疑，是新泽西州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倒闭案，同时也预示了当地即将到来更大的危机。不过这些就没有铭牌或是民谣来记录了。在汤姆斯河镇，历史经常是可交易的商品。

在20世纪50年代化工厂入驻和小镇的高速增长开始之前，汤姆斯河发生的最大的事就是美国独立战争了。独立战争前，因为地形独特，小镇是三流海盗的天堂。大西洋和巴尼加特湾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水道，叫克兰伯里入海口，是新泽西海岸线上少有的船只可以躲避风暴的地方。不过开到入海口里面躲避风暴的船只就成了当地地痞的盘中餐，他们开着捕鲸船溜出汤姆斯河，袭击商船盗抢货物，再逃回浅滩躲避。另一类收获颇丰的消遣活动是掠夺失事船

只。要是自己搁浅的货船不够多，“有胆识”的当地人会“帮帮忙”，比如在岸边的其他位置打灯光迷惑那些正在寻找入海口的舵手。

独立战争临近，这些下作的手段突然不但合法化了，还成了爱国主义行为。汤姆斯河的男人和夺取了英国船的私人武装合谋，兴致勃勃地追逐英国船只，在镇子的广场上拍卖他们的战利品。英国人1781年进行反击，烧毁了镇上的制盐厂。但这之后英军供给船的损失更大，于是第二年英军烧了整个镇子，包括全部十五栋民宅，新建的制盐厂和酒馆。在现在汤姆斯河镇中心赫迪公园的位置，上尉约书亚·赫迪带领二十五个民兵在一排围栏后面进行了反抗，试图阻止进攻，无奈寡不敌众。保守党的报纸描述了这次突袭后的溃败^[2]：“这个所谓的‘镇子’一共十几户人家，除了强盗就是海盗。镇子上有一个谷物磨粉机，有一个堡垒被烧毁了，还有一个铁质加农炮打坏了掉在河里。”赫迪被捕，囚禁于一条铁船中两个月后未经审判就被处以绞刑。当时双方正在巴黎进行停战和谈，这次处决是重大外交事故，激怒了乔治·华盛顿，甚至导致巴黎和谈暂时停滞。

其后三十年，多佛小镇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强盗”们也逐渐改邪归正^[3]（2006年该镇才正式定名汤姆斯河镇，但其实这个名字众所周知）。因为有两个酒馆，一个沿海驿道上的驿站，这个繁忙的港口因商业而兴盛起来。不幸的是，1812年，一场风暴封锁了克兰伯里入海口，断了小镇的财路也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汤姆斯河镇再次变得无足轻重，这种情形直到一百四十年后才再次改变。其后一个多世纪，镇子的人口保持在三百以内。20世纪20年代，来自费城和纽约的消夏游客们开始带动其周边的复苏。而汤姆斯河镇仍在这个区域的中心沉睡，是名副其实的一潭死水。1920年，欧申县面积约九百平方英里，人口约两万两千人，其中三分之一生活潦倒。他们中大部分是农民或手艺人，更加富裕的地主屈指可数。

安于与世隔绝，镇上的人们在松树林里打打猎、海湾里捞点鱼、在河上扬帆。一代又一代，相同的家庭重复相同的安定生活，遵循永不变更的等级结构。马西斯——最有权势的家族——住在小镇主道的白色大宅中。托马斯·A·马西斯，人称“汤姆船长”，海员退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汤姆斯河：一个美国“癌症村”的故事》（美）费金（Fagin, D.）.pdf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2372.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